

散文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李 濤先生

福建省林森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兼訓導長。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孝經疏證、新譯四書讀本等書。



評審委員
呂 凱先生

河南省輝縣人，現年四十九歲。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獲國家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講師、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教授。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著作有湯顯祖南柯記考述、鄭玄之識緯學、魏晉玄學析評、明代傳奇尚律崇辭二派之比較研究、管子研究、以及其他學術論文多種。



評審委員
張以仁先生

湖南省醴陵縣人。台大中文研究所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組副組長、大專院校教授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著作有「國語左傳論集」、「中國語文學論集」、「國語觀證」、「國語虛詞集釋」等學術論著；早年並曾以東方青、張羅等筆名發表散文、小說，近年為高雄台灣新聞報撰寫山海經專欄，頗受歡迎。



評審委員
曾昭旭先生

廣東大埔人，民國卅二年二月二日生。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副教授兼所長，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著有王船山哲學、道德與道德實踐、文學的哲思、論語的人格世界、性情與文化、情與理之間、人生書簡、從電影看人生、且聽一首樵歌等書。



委員兼召集人
尹雪曼先生

河南省人，國立西北大學畢業，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曾服務新聞界多年，並曾任教於國立成功大學、私立中國文化大學、藝專、政戰學校及世界新專等校。著有文學理論、長短篇小說、散文等書三十四種，並曾以「海外夢迴錄」一書獲教育部學術文藝獎文學獎。現任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華文藝月刊發行人。



應平書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五日生

浙江省慈谿縣人

台大中文系畢業

現職／

中華日報編輯

作品／

學人風範、小黑板

那蹣跚的身影

散文第一名 應平書

每天上班，車行經過中山女中的時候，總有一股眷戀之情。好幾次望著拱形半開的大門，穿過長廊，朦朧間彷彿又看見那熟悉的身影在蹣跚而行。直到顛簸的車子驚醒了我，才悵然若失，這一切不過是幻影罷了，時光是不會回頭的。

第一次見到蕭老師，早在十六年前，正是高三忙著準備聯考的時候。那時正是青春年少，在升學主義強大的壓迫下，生活中除了家就是學校，這樣枯燥的環境，老師成了學生品頭論足的焦點。

開學時，佈告欄課表上國文老師的名字寫著大大的「蕭斌」兩字。同學們正在揣測這「蕭斌」是男的還是女的？年老還是年少？從走廊那頭踱著方步，走來了一位老先生，身軀微胖，一臉肅穆的神色，大家心中都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叫不好，怎麼這麼倒霉？

大概是被高二時的國文老師嚇慘了；那位老先生滿口鄉音，上課時聽得吃力猶可說，最令人不滿的是教起書來顛三倒四不知所云。被這樣的老師教了一年，就是原來對國文頗有心得的，也變得情緒低落，莫說我這對國文本來興趣就不濃的人。現在眼看又來了位老先生，怎不令人洩氣！

蕭老師上了臺，他字正腔圓的標準國語，倒是先贏得了我們的好感，也許老先生也有好的呢！心中暗想著。當天，他祇是淡淡的說些期勉我們的話，最後還向我們保證：「今年我教你們國文課，不但要把高三的課程教好，還要把過去你們沒學通的地方重新解釋清楚。」他有力而充滿自信的語調，好像也鼓舞起我們的信心。下課前他還特別交代：「我的年齡足足可當你們的父親，你們什麼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我，我就住在拱門後的宿舍，

過去的學生都叫我『老頭』你們也可以這樣稱呼我。」

他正式開始講課以後，才發現，他果然有一套。他旁徵博引，再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把大家對國文的興趣都提昇了起來，也把過去積累的疑惑一掃而空，國文課成了大家最愛的課程之一了。

自從他公開宣佈『老頭』的綽號後，大家在背後自然也「老頭、老頭」的稱呼他，就是當面這樣叫他，他也不以為意，反而像是很高興的樣子。

高三的課排得很緊湊，老師上課雖不是很嚴肅，但也不常談到自己的事。直到有一次上課上到歐陽修「五代史記一行傳序」時，講到古代忠義之士大抵出現在紛亂的時代，而在這混亂的局面下，許許多多有氣節的人都被埋沒歸於消滅，沒有人知道。教著，教著老師漸漸慷慨激昂起來，他開始講述自己為了反對共黨魔掌而遭遇過的一連串挫折。

原來，當大陸淪陷時，他正在福建省擔任公務員，為了不願為共產黨做事而隻身輾轉逃到香港，靠寫稿過一段窮愁潦倒的日子，最困苦時甚至做過小販。但他有一信念，不管生活多苦，讀書人的氣節仍要保住。就這樣他設法來到臺灣，幾經波折，這才進入中山女中，開始他作育英才的後半生。

在說這段往事時，他漸漸由激動轉為平穩，祇是顯示了些許落寞；就在那一刻透過他那無言的眼神，我似乎捕捉到了他掙扎過的那段心路歷程。一位自視甚高，才華橫溢的壯年漢，在動亂中，有過光采，也有過黯淡，但終於一切歸於平靜，祇把全副心力放在下一代身上。他不再有幻想，不再有人，祇想實實在在的為學生的前途做好紮根的工作，無怪乎他真是把每一位學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

從那時起，我開始偶而走入他那紊亂、冷清的單身宿舍。起初和二、三好友去時，內心尚有幾分羞怯，但老師的健談和熱忱，很快的清除了大家的不安。以後，每當讀書讀累了，或心中煩悶時，都會自然的走入他那間瓦房，喝一杯清茶，聽他侃侃而談，就像一劑醒腦劑，再回到教室時又能認真唸書。

有時，他也會親自下廚燒幾樣簡單的菜餚，大家飽餐一頓，同學們看他的「家」實在太亂了，也會主動的幫他整理，在那兒真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

老師有一疊疊的相本，裏面貼滿他和學生們課餘相處的生活相片，他常常如數家珍的一一為我們介紹。這些前期學姊，原來都是他心目中的乾女兒，他們不定期的前來拜訪，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快樂，但是，老師的家呢？他從來不提，我們也不知從何問起。

那天，老師沒來上課，幾位同學到他的住處，進入從未進入過的臥室，這才發現他病奄奄的躺在床上，枕畔散亂著一些泛黃的照片，眸中依稀有著潤濕，或許是病中的人感情特別脆弱吧！我這樣想著。

當我們為他收拾書桌上凌亂的雜物時，一位同學拿起枕畔的照片叫道：「哇！老師年輕時很英俊哩！」大家好奇的湊過去，祇見泛黃的照片已略顯模糊，但依稀可見有少婦，有孩子穿著三、四十年前的裝束，古樸動人，老師則是中分頭，西裝革履真是挺拔呢！我們吱吱喳喳的爭相傳閱，使冷清的病房頓然熱鬧了起來。等

我們鬧夠了，回過頭找老師，祇見他楞楞的直視前方，兩行清淚沿著雙頰而下，剎那間大家都靜了下來，彷彿做錯事的孩子，怯怯的問他：「老師，那是師母嗎？」

老師默默的點點頭，收回了照片，擠出一抹無奈的笑容：「人老嘍，就控制不了情緒，總喜歡回想過去。」說話間，他的臉上漸漸顯出奇異的光采，是沈醉在往日的歡愉中嗎？從照片上看來，有兩位容貌不同的女子，都長得溫婉嫵靜，他的孩子們呢？心中正旋動著這些念頭，老師自己倒是先開口了，他絮叨叨的一一說著自己的身世。他生長在富裕的家庭，年少時頗有翩翩公子的風範，而又少年得志，很早就任福建省擔任公職，且被上司倚為左右手。家庭生活也很美滿，可惜結婚沒幾年師母就去世了，他再娶的師母也未能白首偕老。後來連孩子也遭到意外。不到四十歲的他，開始宿命的認定自己是「命硬」的人，而不願再娶，以免害了別人。

來臺後，他單身一人，情願忍受孤寂而不肯再婚，然而，在內心深處，他仍渴念著家庭的溫馨。所以，學生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那天，大家魚貫走出房門時，內心是沈甸甸的，有著千百種交織的感情，卻不知如何表達。畢竟，我們都太年輕，並不能深切體會他的傷痕。

有一位同學，小時候因家庭發生變故，從小被人領養。後來生身父母家境轉好，強烈的思念這位流落在外的女兒，千方百計尋到了她，祇想看看她是否安好。沒想到這位同學，竟是堅持不肯見生身父母，還把同胞姊妹視為壞人。事情被老師知道後，先是勸解她生身父母先不要心急，不要擾亂女兒唸書的情緒。

等畢了業，考上大學後，他慎重的把這位同學找了來，好好的訓誡了一番。在他的觀念中，無論生父或養父都於你有恩，一個人怎能忘本呢？「一個人總要知道自己的根從那裏來，這是做人最基本的條件啊！」他這樣曉諭她。

老師一番義正嚴詞的話不僅點醒了懵懂中的當事人，也為我們當子女的著實上了一課，年輕的我，不也常常犯著同樣的錯誤，而需要他時時點醒嗎？

老師獨居的宿舍空間狹隘，甚至祇夠放下兩張課桌椅，權充餐桌及坐椅，但四周放滿一排排的書架，上面有各種經史方面的書籍，每次拜訪，總為那浩瀚的書海所折服。也許老師看出我眼中那股欽羨之情，後來每次去的時候，他都會說：「我這些書將來要送給學文史的學生，將來誰繼承我的衣鉢，這些書就是誰的。」

就在老師一次又一次的重覆下，激起了自己一股爭取的念頭。原來唸書吊兒郎當的我，突地發起狠來，高三那年，我真是拼著啃書，對國文也愈學愈有興趣，或者這才是老師說那些話真正的目的吧！

有一次考試，自己準備的並不充分，沒想到試卷發下來成績並不壞，老師在那一項上都眉批加註，祇要有一點意思寫中題意，他都給上分數，最後還寫上：「再多用功點，拿出你學歷史的精神來，一定可以考得很好。」拿著試卷，漾著滿懷的感激與愧疚，就是再驚鈍的人也不好意思不多讀點書了。

進了大學後，仍斷斷續續和老師保持著聯繫，但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佔去了自己太多的心，反倒沒有注意到老師日漸老邁的身影。雖然有幾次也陪著他到公保中心看病、拿藥，他總是閒閒的說：「最近血壓又高了，夜裏

睡不好，學校課又重，這高三越來越難教了。再不行，我退休算了。」他不經意的說著，我也聽聽算了，並沒有放在心上。一心一意的想著，人家說老小老小。老師真像小孩一樣，動不動要「攢紗帽」，受不了一點委屈。

聽到他退休的消息，心裏還直埋怨著：「他怎麼說退就退了，好好的退什麼休嘛？」匆匆趕到學校，正是傍晚時分，一抹夕陽斜照在小小的院落中，映得大地一片暈黃，老師正手操一把胡琴，坐在院子的一角，自拉自唱。落日的餘暉，把他的身影拉得長長的，伴隨著胡琴啾啾的聲響，頗有幾分寂寞蕭索的意味。

看到我來，他很高興的對我說：「你看，我現在日子過得多舒服，無課一身輕，正好可以把以前荒廢的琴藝好好補回來。」當天，我陪著他去看了場電影，吃完晚飯，分手時，看他一人彳亍著走入小屋，雖滿臉愉悅，但我彷彿捕捉到他眼中的那抹無奈。當時，我曾默默的對自己說，以後要常來看他。

心中儘管如此想，但並沒有真的做到，畢業後工作的忙碌，更是最好的藉口，偶而去看看他，雖總帶著幾分愧疚，但也自我安慰的想著，將來有的是機會呢！

結婚前更是有段日子沒有走進那扇小門。婚期定了後，寄了張帖子給老師，可是喜宴上，卻沒有見到他的人影。當時心裏還在想沒能親自送帖子給他，是不是他真生氣了，但由於新婚的忙碌，很快就把這事拋開了。

直到那天，在報上斗大的標題中「蕭燦中風」四個字，看得我慌目驚心。急急細看內容，原來是老師中風了，他過去的學生共同募款作為他定期醫療的費用。看完新聞，這才推心的痛悔自己的疏忽。往日陪他去看醫的點點滴滴陡地都湧上心頭。自己怎麼忽略了他高血壓、心臟不好的毛病是隨時會發作的呢？

急忙趕到病榻，他已不能言語，見到我去，淚水汨汨的從他無神的眼中流下，我握住他的手，竟不敢面對他那清癯的面龐，祇能默禱著奇蹟出現。

畢竟，奇蹟是不會發生的，不過拖了一年左右，老師就無聲無息的走完了人生的路程。

最難過的是，我因數度遷居，連絡不易，未能及時趕到病榻，在靈前見他最後一面，等輟轉接到訃文，竟是半年以後了。手握遲來的訃文，心底湧起無言的哀傷，不僅是為這殘酷的事實，更為心中無法挽回的憾恨。

畢竟，在這人世間，他的消逝不過是滄海的一粟。然而，對曾經受過他點點滴滴恩澤的我來說，他的一言一行，又豈能因時間的流逝，形體的物化，而化為烏有呢？



徐志平

民國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生

台灣省桃園縣人

師大國文研究所碩士

現職／

國立嘉義農專講師

作品／

詩：回憶、妳來、海的茫然等

散文：梨山之夜

小說：行路難

記泉州街難忘的一年

散文第二名 徐志平

泉州街是一條很短、很落後的街道，從和水源路的垂足點延伸，到南海路為止，總長可能不超過一千五百公尺。兩旁都沒有什麼高樓，尤其靠近水源路河堤這一帶，幾乎是貧民區。凌亂的建築，各式各樣的平房：中式的、日式的、木板鐵皮搭蓋的，巷弄曲曲折折，常叫人迷路。置身其間，使人頗懷疑這竟也是屬於首善之都的一角。不過也不可過於瞧不起它，它可是包圍在青年、河濱兩大公園，台大、師大、淡大城區部，以及建中、植物園、中央圖書館之間。不知道什麼原因使它開發得這樣遲，使它在這十丈紅塵中，獨自保有它的落伍和原始。住在這裡的人真是有福的，河濱的夕陽、青年公園的風、以及近到幾乎是觸可及的文化資產；傍晚回到家中，還可以沖一壺茶，在自家門前斑駁的藤椅上納涼。

大學畢業這一年，意外的考取師大的研究所，同時小妹也以第二志願考上中山女中；加上原在師大唸夜校的大哥、讀建中的弟弟，四兄妹竟在台北會齊了。我和大哥從小在北部農村長大，至於異父的弟弟、妹妹的童年，則是在中部的一個山城度過的。於是這一年，竟成為我們兄妹唯一真正共同生活的一年。

懷著興奮的心情，我踏進這個陌生的大城市。台北的十月，已經有了很深的秋意，馬路上有隨風低舞的落葉，路樹和草色也略微泛黃。不過當我從二五三號的公車下來，却仍是揮汗如雨，更糟的是錯過了大哥事先抄給我的站牌，我完全迷失了。在和平西路上徘徊，漸漸覺得焦躁，又執拗的不肯向別人問路，衣衫濕透了，來回走了許多冤枉路。好不容易發現了陸橋下的自強市場，沿著汀州路螢橋國小的圍牆，找到了瑟縮在西風中老舊的泉州街時，已是暮色蒼茫了。

我們合租了半幢日式的木造平房，利用許多廢棄的門板，很技巧的隔成四間僅夠容納一張書桌、一方蓆被的小臥室。還附庸風雅的各自命名，像大哥的拙廬、小弟的逸齋、小妹的夢軒，以及我的適然居。此外，我們還擁有一間小小的廚房，這是最令我們滿意的地方。

白天，我與弟妹到校上課，大哥在家中苦讀，準備投考研究所。傍晚，乳燕般的歸巢，然後步行到自強市場地下室，去吃自助餐。飯後，沿著河堤回來，沐浴在涼爽的晚風中，一面大蓋白天的趣事、一面觀賞河畔的景致。直到隔岸永和市的燈火一盞盞亮起，中正橋上的車燈忙碌的穿梭著，這才依依不捨的回來。大哥騎車去上課，弟妹各自回房用功，我則辛苦的在燈下，圈點著艱澀古奧的禮記，或是詩經。

從小失去父愛，母親又長年在外工作，大哥與我同有一個寂寞的童年，尤其每當年節時，看到鄰居濟濟一堂，熙熙然享受著天倫的歡樂，小小的心靈充滿了羨慕與哀傷。後來，母親有了另一個家，我們只有隨著外祖母，艱困地成長。奇異的是，我們的環境中沒有鄙夷與恨，也許該慶幸我們住在純樸的鄉村，雖然挨過餓、受過凍，但並不曾走入歧途。孕育在我們內心的，是對世情的多一分認知，也多一分同情。對於異父的弟妹，雖少相處，但極其鍾愛；而天性質樸的弟妹，也對異姓的兩個哥哥十分尊敬。

大哥個性豪爽，我們從不覺得他是大哥，而是朋友。釣魚是他最大的興趣，常常自認為技術高超，而我呢？則是一竅不通。不過情況常是這樣的，我陪他去釣魚，他幫我綁妥魚鉤魚線、調配好魚餌，然後開始下桿啦！我大約總要釣幾條小魚，而他的浮標則始終毫無動靜；當然兩人都空手而回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晚，他下課後十點多，提議到秀朗橋下夜釣，於是兩兄弟興沖沖的去了。一直蹲到凌晨三點，又餓又冷，却毫無魚訊，不死心，走去濠濠谷。騎上機車，摸黑趕到濠濠谷，坐下安頓好，下桿吧！凌晨五點，聽到遠處雞啼了，魚巢還是空空如也。怎麼樣？一不作二不休，再往上走，直上烏來。一直折騰到中午，終於鑲羽而歸。結論是，一定是我們的魚餌過期了。

在經濟上那是大哥非常艱困的一年，他原來白天在一間私人公司任職，為了準備考試而辭退了工作，靠著一筆為數不多的積蓄，刻苦度日，而他又出手闊綽，若不是我們未來的大嫂管著他，並且還時加補助的話，到後來非大筆舉債不可。我自己也不比他好多少，暑假打工賺了點錢，教育部每個月發兩仟元獎助學金，必須節衣縮食，才足夠買書影印資料；弟妹們的生活費則是由父母親供應的。衣食雖然無虞，但也談不上豐裕，然而，我們的歡樂並不稍減，孔夫子說：「無欲則剛」，內心不邪曲，就有快樂。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慾望，最多是假日時，自己買一點菜，吃一次以青菜為主食的牛肉火鍋。吃完後，玩牌，最輸的負責洗碗。有時，爸媽北上來看我們，帶大家到六福客棧飲茶、或者到孫東寶吃一客牛排。畢業後，我自己有了收入，不知上過多少茶樓、也吃過近千元一客的丁骨牛排，可是都尋不回那滋味了。至於市面上流行的什麼石頭火鍋、沙茶火鍋，又怎能與我們親手烹調，包含著無限趣味的相比呢？

對我來說，泉州街的確是十分方便的。白天的時間，我不是在師大上課，就是到中央圖書館查閱資料，而這

裡騎車到師大只要五分鐘，到中圖只要三分鐘。若有朋友來訪，我就帶他到青年公園枝葉扶疏的花廊下坐一個下午，看老人們悠閒地散著步、媽媽們推著小孩來乘一會兒涼。到傍晚，遊人漸多了，丟球的、玩飛盤的、打拳的，尤其那些漫天飛舞各式各樣的風箏，最叫人流連忘返。

由於畢業於中部的的大學，生活步調比較舒緩，而且我是轉系生，又搞了一年社團，與北部大學畢業的同學比起來，程度的確是落後很多，這一年的研究所生涯，真可以改一句東坡的詩「汗流浹背走且僵」來形容。找資料、寫報告、發表心得，都是毫無經驗的，只有一步步摸索、咬緊牙關苦撐，在我求學的歷程中，從未如此的挫敗過。在大學期間，我主編過校刊、考過第一名、在許多校內的創作比賽得過獎，那是何等風光？豈知只一易地，就沈落到配角中的配角中，抬不起頭來。那種由峯頂陡然跌落的苦悶，使我憂鬱極了。這時，我更體會了家的溫暖，大哥會以義理開導我，而弟妹總願耐心地、靜靜地聽我訴怨。之後，我又能重新站起來，勇敢走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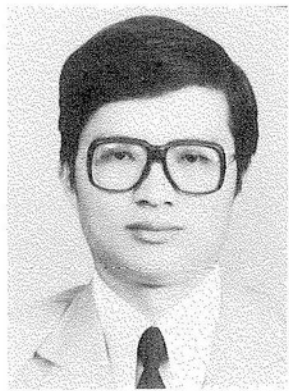
小弟與我有類似的困擾，在中部山城，他的優異成績是大大有名的。然而建中是何等人才薈萃的明星學校，能夠保持中上已屬不易了，何況是第一。他結交的一批天分極高但不肯在課業上用心的朋友，常到我們的住處唱歌、喝酒、放言高論，大談一些不切實際的理想和抱負。有一回開得非常不像話，大家喝太多，許多人放聲大哭。望著他們年輕的、含淚的臉孔，我竟無言以對，雖然比他們年長，多讀了一點書，可是我不知道能把什麼人生的智慧教給他們。大家醉落於暮冬寒風中，沒有誰真正經歷過真實的人生。但是少年也正有少年的苦悶與愁懷，我相信——也許未必正確，偶然地渲洩對他們是好的。到明天，拭乾淚水，仍要勇敢去迎向那未可知的人生，努力去成長，去琢磨智慧，為不久的將來做好準備。

想通了這一點，我們便不該埋怨什麼，生命既不能完美，我們便會在殘缺中尋找一分慰藉，各自守住自己的崗位，去為自己的前途付出一分心力。

在寒天的夜晚，大哥下課後，給我們帶幾包口糧回來；或是大家披上外套，到市場邊吃一碗熱熱的陽春麵，順便買一條剛出爐的全麥土司，咬在口中，內心十分溫馨。有時，在遠方教書的女友，寄來一罐咖啡、一包餅乾，足夠溫暖我們在孤燈下熬夜苦讀的心情。我們的前程在未來，我們的目標在遠方，一點點物質上的欠缺、一兩次生命中的挫敗，正好用來妝點我們成長的途程，不致過於單調乏味。

一年的時光很快的過去，在六月的驪歌聲中，大哥與小弟相繼畢業了。以後，一個服務於市黨部、一個考上中部的醫學院，各自奔向自己的前程。半年後，我與小妹也分別搬到學校旁，而向泉州街告別了。畢業後，小妹考上大學中文系；我則服役、結婚，為找工作而忙碌著。

這一天，偶然的機會，我們搭大哥的便車北上。經過高速公路、經過建國南北路高架橋，一路直奔公館。在我的提議下，我們回到了泉州街，只見狹窄的道路已經拓寬成四線大道了，路旁高樓櫛比，那裏再是過去那蕭條在寒風中、清寂冷落的泉州街呢？不知該為世事的滄桑唏噓，還是為它新生的繁華慶幸，只是那人面桃花之感，久久、久久地，難以平息。



林增益
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五日生
台灣省嘉義縣人
高雄師院國文系肄業
現職／
東石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

作品／
散文：明月、流水、小徑、成長的歲月、
農村憶往

老母雞

散文第三名 林增益

一隻矮小瘦削，全身灰白的老母雞，一直在我記憶中的庭園、竹林奔馳。它小小的影像，竟成為我心頭揮不去的繫念，我孤獨時，它來到我的靈海中；我頓挫時，它也在我的靈思中出現。似乎，它不但和我的命運息息相關，也是我心中一份難以割捨的情結，這份情結，或許是旁人無法理解的。

民國五十年的農曆四月，春已來到嘉南平原的小鄉村，河流忙碌了起來，水牛忙碌了起來，勤奮的農夫也忙著植下一季的希望。就在這充滿希望的季節，一個巨大的風暴捲襲我家，生病三個多月的父親終因肝癌不治而逝世。父親的逝世，一個悲劇的開始。積欠的龐大醫藥費，七個幼小的子女，全毫無選擇地託付給一個外表柔弱的女性——我的母親。對我家未來的命運，沒有人敢抱著樂觀的想法，於是親朋好友開始遊說——要收養我的弟弟和妹妹，當時最小的弟弟才出生七個多月呢！但在這風暴中，唯一抱持著天無絕人之路的母親，她樂觀而堅定。不管再大的風雨，屋簷下的母親，總不會放棄以雙翼來為小雞遮風避雨；不願割捨骨肉親情，母親婉拒了親朋好友的好意。她不僅默著生活的重擔，也背負命運的十字架，開始在崎嶇不平的人生道上踽踽前行。

這隻母雞就在這段期間來到我家。面對困苦的境遇，不屈服，就得反抗；要反抗，就得付出血汗和智慧。在拍賣財產清償債務後，真的已家徒四壁，只剩母親的一雙手和一顆不屈服命運的心靈。於是母親發揮智慧了，開始把屋後的空地闢成菜園，開始去田裡撿甘藷、甘藷葉來養豬，也開始養雞。這隻母雞是真正的土雞，向隔鄰阿嬤買來的，當時她尚小姑獨處呢！而當左鄰右舍的公雞，經常在我家門前耀武揚威時，媽媽才特別交代，要留心這隻母雞在那裡下蛋，記得撿回來，不能弄破，是要讓她孵小雞的。

一大清早，媽媽忙完了家務，就上田為人幫傭了，所以跟踪母雞的工作，往往由我利用假日來進行。當時家家都有稻草或蔗葉堆，且大部份都在竹林下，那就是母雞找窩巢最好的地方。母雞要下蛋前，會咯咯地叫，聲音急而短促，我一聽到聲音，趕緊蹣手蹣腳地跟踪。看它穿越竹林，看它鑽進竹林下的草堆裡，認清了地點，便回家守候。過一段時間，又聽她咯咯地叫，聲音響亮，尾音特別長而高昂，便知她已下了蛋。忙奔過去看，只見草裡有一堆雪白的雞蛋，便把這些雞蛋撿回家，只留下一個蛋。因為如果把所有的蛋都撿光，母雞會另找地方下蛋的。就這樣，不必再天天跟踪，只須每天按時去撿蛋而已。

等到母雞不再下蛋，而蹲在窩裡不動時，便知它開始孵蛋了。這時最好幫它準備一個竹籃子，裡面鋪好稻草，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後把所有的蛋都放進去，讓母雞好好去孵蛋了。就這樣，一代傳一代，極盛時，我家的土雞在五、六十隻左右。而母雞也由一隻增加到好幾隻，他們所下的蛋便是我們營養的重要來源之一。

當時的家境用一貧如洗來形容，或許有些過份；但如不是母親竭盡智慧和心力，三餐實有難以為繼之虞。記憶裡，母親終年勞碌，一有空，便到附近溪流抓小魚，摸田螺、蛤仔，忙著去撿甘藷，曬甘藷簽，摘取甘藷葉、野菜，甚至抓過蝸牛、豆伯仔（臺語）來當三餐的主副食，讓我們能溫飽。因為當時母親為人工作，一天的工資才二十元，加上大姊、二姊上山墾荒、收割稻子、收穫甘蔗，所賺不多，卻要維持一家八口的生活，還要負擔我和弟弟的學費，那種捉襟見肘的情況，可想而知。因而煎一個荷包蛋，來一盤菜脯煎蛋，就令我們特別高興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到嘉義就讀初中時，我午餐的便當常常只是荷包蛋一個，其他再也沒什麼了。而這蛋就是我家母雞所下的蛋。

物質生活是那樣的艱苦，環境是那樣的惡劣，但母親從不怨天尤人，她永遠是逆來順受，且從不絕望悲觀的人。她把希望寄托在兒女的身上，尤其是在我這長子身上。她做過鄉間的所有苦工，冒過所有的風霜雨露，吃過別人無法忍受的苦，但她永遠教給我樂觀。「天無絕人之路」與「一枝草，一點露」是她生存的信念。為了心頭的希望，她確已擔當了人性最大的可能，已竭盡她的母愛，也已經翼護了子女的成長。

像這隻老母雞，一代傳過一代，始終是扮演著恬淡與母愛的角色。當時養雞是不用現成的飼料的，當小雞孵化後，母雞便帶著小雞四處覓食，垃圾堆、竹林、豬圈旁，都可發現她的踪跡。現在只要閉起眼睛，腦海裡就會呈現一幅生動的景像。老母雞用那有力的腳趾，不停地把泥土向後扒開，嘴巴不停啄著地上的東西，發現了食物，嘴裡便咯咯地叫了起來；在附近的小雞循聲快速奔去，爭食著母雞找到的食物，而老母雞卻從不先食。然後母雞便在竹林裡休息，這時，小雞便紛紛竄進她的翅膀裡，也怡然自得地做它們的南柯一夢，這是多安和寧謐的世界啊！

當然並非全不給雞群進食，任他們自生自滅的。我們也去買最便宜的米糠，或用剩飯給它們吃。稻子收割期間，我們會抽空去田裡做個拾穗的小孩，把拾回來的稻穗放在地上，他們便會高興地搶食。收穫玉米期，我們也會去田裡撿拾被拋棄的玉米，剝給他們吃，這該是他們最豐盛的食物。

而我們最豐盛的食物該在節慶或拜拜了。土雞養大，平時大都捨不得吃，而由雞販來收購，賣得的錢可以貼補家用，也是一筆重要的收入。但在節慶或拜拜時，母親常會宰殺土雞，一則省下一筆花費，再則也可以滿足我們的口福。當母親還在殺雞，兄弟便在一旁預訂雞腿了，吃飯時，常常為了搶雞腿，而須勞駕母親排難解紛呢！但到了冬季，不管經濟再苦，母親都會用土雞來燉「四物仔」（中藥名）——這是當時鄉村最流行的進補方式，以使我們身體強健。就這樣，賣的賣，殺的殺，但這隻老母雞始終保留下來。到了後來，不知變成了幾代元老。我們的成長，也似乎和它息息相關。

不管天空出現多大風暴，永不損藍天的潔淨，藍天依舊是藍天，苦難使我們學會堅忍，也使我們成長。經過多年的磨折，在母親的翼護下，兩位大姊分別完成終身大事，我也上了師專，弟弟也就讀初中，妹妹上小學。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確，經歷了一段遙長的苦難歲月，春天就在前方招手了。

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人如此，雞群也似乎如此。按照民間迷信的說法，一個家庭遭逢大變故前，牲畜必先遭殃。民國六十年農曆年底，我家的雞群得到了雞瘟，儘管事前已打了預防針，但一大群的土雞卻在幾天內連續死亡。而在這場雞瘟中，令人難以置信的，唯有這隻老母雞倖存。到了民國六十一年，農曆正月十四日的下午，這是一個令我創痛最深的一天，當時薄暮的夜色已逐漸籠罩大地，氣候十分嚴寒，且飄著細雨。這正是寒假，我已招呼弟妹吃罷晚餐，突然傳來母親病倒田裡的消息，待我趕到，只見母親露出無助的眼神，已不能言語，送醫急救，拖延不到三天，便從此天人永隔，留下我終生的創痛。這場風暴，幾使我失去生存的信念，也使我懷疑是否有天理。而母親的病逝，正是多年來勞苦過度，身體虛弱，終敵不過饑寒交迫，腦溢血而亡。因而加深我內心的自責，如果那時我能分擔些媽媽的工作，或許就不會……

當一切喪事料理完畢，家庭的重擔也毫無選擇地落在我的身上，當時我是師專五年級的學生。想起母親的堅毅，想起母親勞苦終生的願望，我自然也不能逃避苛刻的命運，於是承擔了母親遺留下來的家庭重擔，也承繼了這隻碩果僅存的老母雞。有人向我要這隻老母雞，因為她經歷過無數風霜，根骨堅韌，正是燉風濕藥的上上之選。但在潛意識裡，母親遺留的任何東西，我都不能放棄，於是我也婉拒。何況事實上，我也需要它，正如當年母親需要它一樣。

在我的照顧下，這隻老母雞又成為我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它又為我們創造了希望。服兵役期間，我特別交代弟妹，無論如何，這隻老母雞絕不能送人，更不能賣，要好好照顧它。當我退伍，擔任小學教師後，雖然家計仍十分困難，但比母親當時好多了。而且也沒有時間像母親一樣，儘可能去撿拾東西來餵雞，我開始買麥來煮，混合米糠，後來也開始買現成的飼料。而我養雞的一貫信念——不賣。我想，我該用母親遺留下來的東西，繼續營養弟妹們的生命。在我的堅持下，弟妹們經常可以享受雞肉，每年冬季的時候，我也沒忘記學媽媽，以土雞燉四物仔來給弟妹進補。尤其婚後太太做月子，大部份也以土雞為主。老母雞延續我家土雞的香火，而在我的潛意識裡，她的存在並不僅僅是一隻老母雞而已，我發現心中有一份特別難以言喻的情結。

而我與雞群之間，也產生一份令人難以置信的默契。記得第一次帶未婚妻來我家時，當我的摩托車剛轉過拐角，離家尚有四、五十公尺的距離，雞群聞到我的摩托車聲，成群結隊地奔過來迎接我，然後跟在我車後奔回，她驚訝不已。一下車，雞群圍在機車周圍，她還滿臉訝異。當我告訴她，每天都是如此。她驚奇地說：如果不是親眼看到，絕對不敢相信；她甚至把這當做一種奇蹟。而在這些雞群中，不知經過幾多更迭，然而這隻老母雞始終健在，多年來，她仍一直生蛋，一直孵化小雞。因為我仍最愛看它扒土，為小雞覓食的情境。我也喜歡看小雞鑽進她的翅膀裡，織一個美夢的情景。尤其下雨的日子，她會蹲在避雨的地方，而小雞便紛紛鑽進她的翅膀裡，躲避著風風雨雨。每當看到這些景象，母親勞累工作的情景，便在我的腦海裡鮮活起來。這時，母親堅毅果敢，不畏橫逆，勇於犧牲奉獻的血液，又重新在我的血脈裡川流。

後來，為了長女的照顧問題和工作方便，我不得不搬到城鎮來。連同老母雞在內，約有一、二十隻土雞也隨我們前往。住了下來，才發覺養雞會帶來公害——使鄰居聞到惡臭，加上空地小，整天只能關在小小的籠子裡，再沒有廣大的庭園，蒼翠濃密的竹林任他們奔馳，使我打消再讓老母雞綿延子孫的念頭。當帶來的土雞送人的送人，吃掉的吃掉以後，只剩下老母雞。我想，養一隻總無所謂吧！何況這隻老母雞歷盡滄桑，如果她能言，她就是我家的活歷史，我怎能不格外珍視呢！但只剩孤獨一隻老母雞，又整天關在籠子裡，我發現她失去了原有的健朗活力，使我的內心又陷入了情感的掙扎。

有一次，請工人來做圍牆，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兩人工作勤奮，從言談中，發現他們篤厚仁慈的一面，加上他們又住在鄉下，因此在妻的遊說下，幾經考慮斟酌，終忍痛決定送給這對老夫婦。可是我特別交代，這隻老母雞跟隨我們十多年了，一不能再送給別人，二決不能宰殺，他們夫婦當面答應了。當他們工作完畢，順手把這隻老母雞帶回去時，我看他們遠去的背影，有泫然欲泣的感覺，心頭一陣酸澀，母親的音容又在靈海呈現，而過往艱苦歲月的記憶，又歷歷如在眼前。

到如今，又過五、六年了，現在我不知道這隻老母雞的下落，它是否被宰殺，或是依舊在林間庭園奔馳……它的生與死，我已無法掌握。只是，它在我腦中的影像卻越來越清晰，連我自己也難以置信，一隻老母雞竟也會佔據我心靈的一角，而且是重要的角落。或許她在我心目中，已不再只是一隻老母雞而已，它已成為我生命中的某種象徵，已在我心中塑造出另一種形象，已成為我成長過程的一種重要的見證。老母雞、我、母親，三者之間，似乎已成為情感的溪流，日夜不停地川流著，在我的血管裡川流著……。



張榮彥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四日生

台灣省屏東縣人

省立花蓮師範學校畢業

現職／

屏東縣立新園國中教師

作品／

中篇小說：外曾祖母的故事

父親的西裝

散文佳作 張榮彥

伯父過世之後，父親便棄文從武，紹承祖父的箕裘，當了一輩子的農夫。自結婚生子以後，襁褓不斷，我們兄弟姊妹十人，以兩歲的等差級數，階梯般的降臨人世，承「頰」膝下。祖業四分薄田，張羅柴米油鹽，已然捉襟見肘，父親那敢奢望甘食榆衣？

終年要上山下田，父親只求衣能蔽體，常年一條「水褲仔」，那是母親廢物利用，以肥料袋子縫製而成，不是屁股淨重四十二公斤，就是胯下淨重五十公斤，父親却處之泰然。

在母親那座用烏心石的木料做成的嫁粧衣櫥中，屬於父親的服飾只有一套半。一件凡立丁布料的上裝，款式有點兒像中山裝，那是他當新郎官時所穿的大禮服；另一套壓箱的寶衣，則是母親從恒春街上的路邊攤，以賤價買來給父親當外出服的。在長達約二十年的時間中，花色儘管有變化，質料卻從沒好過尼龍混紡的。父親參加過別人的喜慶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換下寶衣。當母親把它放回衣櫥時，父親免不了要被母親唸上半天經。因為那寶衣、舊傷之外，多少又添了新創，那都是父親的紙捲烟惹的禍。父親買不起好烟，常年累月都是吸一種大包烟，那是很粗劣的烟絲，父親用我們寫過的簿子捲着抽，燃燒不全的烟屎，一掉到尼龍衣褲上，就是消防隊也來不及撲救。儘管父親那一千零一套的壓箱寶衣已傷痕纍纍，母親却總捨不得讓它光榮退伍。

做壽是那套，殺狗也是那套，這還不算，就是在比較需要體面的場合，父親頂多也是足登拖鞋而已。他是有過一雙皮鞋的，在當新郎時穿過一次，然後一直束之高閣，後來，和他的那件新郎禮服一樣，被我克紹「履裘」，把它們穿「出世」了。

有一次，姑父為兒媳的事，需要跑一趟台北，姑父也是個老粗，一個大字不識，連屏東都沒去過，到台北要走花東線還是縱貫線，全然懵懂，到了台北，更是不辨東南西北。他要父親同行，路上有個照應，父親自然義不容辭。父親還是拖鞋一雙，大包烟一袋，一身寒酸，從滿州「土」到台北，再從台北土回滿州。他出門時，我不在家，回家時，我得以瞻其「盛裝」，心中好酸，好酸。

五十年前，我們住的這個背山臨海的小漁村，進過學校唸書的人，寥寥無幾，能像父親這樣從高等科畢業的，全鄉也沒幾個。父親的同學中，當議員、當首長的都不乏其人，再不濟，也能在學校弄個教員幹幹，或在鄉公所、農會，當個課長什麼的。而像父親這樣，終日與土為伍，實在是異數。說來是造化弄人，一半是父親兄弟鮮少，另一半是我們這些子女拖累了他。

父親像個讀過書的人，這表現在他和有頭有臉的同學在一起時，能不亢不卑；對命運的捉弄，能逆來順受；讓我們這些子女聽過比別人更多的歷史故事、民間傳說及做人做事的道理。儘管他的外表土味十足。

直到父親的女兒一個個出閣之後，父親的衣服才逐漸多了起來，那些自然都是女兒孝敬的。有毛衣，也有夾克。不過，父親似乎不怎麼捨得穿，也實在沒有多少適當的機會穿。

「不要買了，不要買了，去年買的都還沒有穿呢？」

父親說的也是實情。

不過，直到父親五十大壽為止，父親還不曾穿過西裝，也沒有一套西裝。

「大哥，我們來賺錢幫父親買一套西裝怎麼樣？」一天，我跟大哥說。

「我早該想到的。」大哥歉然的說。

我知道，大哥實在很緊很緊，他從能賺錢那天起，他的薪水袋就原封不動的呈給母親大人。自己老老實實支領一些零用錢罷了。他的夾克和一條西裝褲，還是撿老三的「退休貨」。不過大哥的號召力大，借重他，並不是想要他的鈔票。

二姊比較活門，指望她三、五百元，不成問題，三姊在鄉公所吃「頭路」，比任何人都希望爸爸能體面些。老三去信給我們家的逃兵——老四，老四說他舉雙手贊成。想不到他忽然也想家了。他是不甘作農而志在海洋的，母親沒答應他，溜了，一直不給父母寫信，母親賭着氣罵他，暗地裏在想念他。老三是唯一跟他保持秘密聯繫的人。他跟老三說，過年時他要回家，他準備了一筆錢給家人過個好年，他還和老三偷偷買了架電唱機，要擺在母親的房裡。

終於籌足了錢。我們把襯衫、毛背心、領帶和皮鞋都預算進去，如有餘錢，我們還想幫母親大人買件短大衣，讓她也風光風光。

幫爸爸做西裝的事，是秘密進行的，免得讓媽知道了，她又來說：「你們的爸是丐幫的，再新再好的衣服給他穿，他也要先燒個洞再穿，簡直在糟蹋衣服。」

老三的身材跟爸爸最接近，量尺寸時，決定由他出馬做替身，只需把腰圍放大就行了。

在城裏做西裝，工資貴得嚇人，不符合我們的經濟原則，妻想到她學裁縫時的師父。她說，她的師父對於縫紉之道，幾乎樣樣精通，做套西裝，應該難不倒他。接洽的結果，那位王師父，果然拍胸脯保證自己的手藝。而工資只要城裏師父的一半就成了。只是，他的裁縫店裏沒有西裝布料，他要我們自行購布，我們自然一口答應。家人說，我總是比他們多見過幾次世面，所以，選購布料的事，全權委託給我。

事實上，我對布料一竅不通，花色的選擇和式樣的配襯等常識也付諸闕如。

兩年前買衣的窘事，記憶猶新：

那時同事們有個小小的錢會名叫「服裝會」，其名之為服裝會，顧名思義，仍因所得之款只能在添衣製裝上派用場，用在別處就不夠氣候。我標得一個服裝會，想為自己買兩件衣服，走進服裝店，一臉是霧，東張西望，就是拿不定主意。服務小姐善意的走過來幫我解困。她推薦給我一件褐色的斑點棉質衣和一件竹絲紋的尼龍衣，我如釋重負，自然心存感激，從善如流，也顧不了試穿，也不便討價還價，就如數付賬的走出店來。隔天，我春風滿面的穿上那件花衣上班，不料却吸引了全校師生的注目，瞧得我渾身不自在。反躬自省，一則那年頭不作興穿花色衣服，二則那花衣穿在我身上，怎麼看，我都成了貨真價實的土豹子。至於那件透明的尼龍衣，一點兒也不拉風，倒是密不透風，熱不可當，一流汗就黏糊糊的貼在身上，實在想不透，憑什麼它能值一錢黃金的身價？穿起來不舒服這還不算，它竟然像照妖鏡似的，把我那已有好些個破洞的汗衫，照得原形畢露，攪鏡自照，直羞得我臉上發熱。一年來省吃儉用的代價，就這樣付諸流水了，我又恢復了白上衣，卡其褲的日子。

如此這般的本事，那堪承擔選購父親西裝布料的大責重任？但是，眾命難違，我只好打鴨子上架了。

正巧，當時有個布商，到學校兜攬生意，我既是自願上鉤的大魚，他還不怎麼花言巧語，就輕而易舉的打動了我的心。生意很快談成了，我還沾沾自喜的相信，我是用一半的價錢買到了質料堪稱一流的英國毛料呢！

農曆年已過完，我們家還籠罩在濃濃的團圓的喜氣中。父親五十大壽的日子，已經逐漸逼近了，父親的西裝的製作，正在緊鑼密鼓的進行著。

春風輕吻着大地，熨平了大地在冬日的創傷。河邊溪畔，已開始蔓延着叢叢簇簇的鵝黃，曾幾何時，鵝黃的顏色加濃了，面積也加大了，連成了一片片，終於織就了不規則的綠帶，向山腳原野泛濫開去，南台灣の春，真沒有耐性呢！還等不及春分的到來，就到處獻着殷勤了。等到稻田中的禾苗，懂得要舞春風、弄露珠時，蜂蝶蝶就在大地的舞台上亂成一團了。

正因為我們熱盼着父親五十大壽日子的到來，我們就特別敏感的感受到大地春回的喜悅，也特別熱絡的迎接春分的到來，它終於被我們盼到了。

壽堂就設在我們的客廳中。那是磚牆水泥頂的房子，堅固無華。一樣是客廳，它却已經歷了三次建築材料的變革。首先是茅茨土屋，接着是瓦頂石牆的瓦房，然後才是鋼筋水泥的平房，一磚一牆，莫不是父母血汗的結晶。

。壽堂的佈置一切從簡。由於那年頭，鄉村經濟普遍不好，村子裏從不曾聽說過，誰慶過生、做過壽；所以，我們也不敢驚動親友。只是一家團聚，讓父親穿上他的第一套西裝，熱鬧熱鬧而已。

沒有生日蛋糕，沒有唱生日快樂歌，只有壽桃和豬腳、麪線，這就是五十年代的壽慶。

母親雖然嘴裏說着我們簡直是在胡鬧；又數落父親，說他又要糟蹋好衣服的話，但我們看出她是喜形於色的；她高興我們這些子女，懂得給勞苦半輩子的父親一些孝的表示。

父親五十大壽的重頭戲，當然是幫父親穿上他的第一套西裝，我們都迫切的想知道，父親穿上西裝之後是什麼模樣，挺拔？高雅？或是……

禮盒打開了，我們全攏上去。大姊把西裝攤開來，我掂在手中，仔細瞧着：經過縮水之後，那布料已失去先前的光澤，顏色像極了失去鮮度的酸菜；布面也不平了，倒像老豬皺皺的豬皮；彈性也差了，沒有挺直的張力。至於作工，看起來頗欠細緻，手工縫製的地方，線頭暴露，線距不均。穿起來不合身呢？我比誰都擔心。一陣七嘴八舌，把妻說的臉一陣青、一陣白。接着兄姊們又自告奮勇的當父親的「侍衣」，父親咧着嘴任由他的子女擺佈。西褲穿上了，褲管太瘦，臀部太緊，完全是時下年輕人的標準，實在不倫不類；上衣穿上了，門襟一上一下，下擺又猛向下墜，背部却吊起來。盛裝的父親，老讓人覺得地心引力對他的作用太大，父親的身子，給人一種要下陷的感覺。父親就像被人捉弄來裝丑角的，不僅土味十足，簡直滑梯滑稽的令人忍俊不住，卻沒有人笑出來。

我抽眼看了一下妻，她已經有想要哭出來的表情，我猛收回眼光，自覺有負重託，愧疚難當。

「唉，你們？」父親已察覺氣氛有異。

「爸爸的西裝好難看。」小弟直言不諱的說。

「胡說！」父親裝作了不得的神情，就地旋了一轉，笑呵呵的說：「好棒的西裝，有套西裝真好。」

大家面面相覷。

「來，來，來，我們吃豬腳麪線吧！」父親坐到他的位子上，極力想把大家的注意力轉移，把氣氛弄活。

大家終於不再談論西裝。

我食不知味，悶聲不響，不知該罵自己的蠢，還是商人的奸，我抽身到外面透透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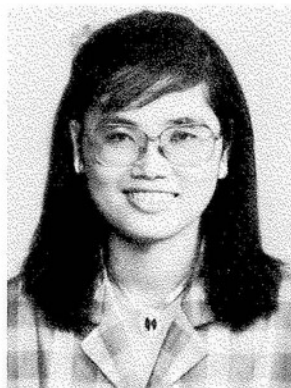
「別放在心上！」父親不知什麼時候站到我的背後：「是爸爸不是穿西裝的料子，怪不了別人；你們的媽不是說過嗎？再好的衣服讓我穿，都是糟蹋；何況，爸並沒有多少穿西裝的機會。」

「爸，話不是這樣說，」我眼睛濕潤了：「我辜負了大家的美意。」

「你們有這樣的孝心，爸已經很安慰了。」父親拍着我的肩：「爸不必跟別人比什麼，爸的子女絕對比得過別人，這就夠了。」

我的眼眶更熱了。

「今天是爸的大壽，大家都該高興對不？嗯！」
我回到客廳，大姊和二姊也把妻勸回客廳。
不久，父親就唱起歌來了，看來他是真的很開心。
我私下許願，有一天，我要幫父親補做一套像樣的西裝。



羅瑞玉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三日生

台灣省嘉義縣人

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肄業

現職／

高雄市立中正高工

作品／

教育論文：如何改善國語教學

散文：鞋、課桌與講桌、理想與現實、

斯士斯民

春天的校園

散文佳作 羅瑞玉

春天的校園是永遠拍不完的底片。

孩子們喧鬧的笑語，像柳絲一樣拉長；每天，都有人背著相機，蜂飛蝶舞般地穿梭在花徑、小橋中，讓池水映綠了青春，叫木棉綻紅了笑靨，年輕的生命，是拍不盡的春柳春花，絢紫嫣紅！

從辦公室的窗望外，對映著一竿竿文竹，濕潤的黃泥坡上，千頭鑽動，已竄出了十幾支幼筍，也有半人高的新筍，剛脫下黃褐的舊箨，舒捲的新葉，油亮透明的嫩綠，像上釉的細瓷，婉轉密緻的展現生命初始的美麗。

生命完美的風貌，其實是單純而明朗的，竹子原是植物中線條最簡潔的，而臨風搖曳的姿采，卻最叫人嚮往。看著滿窗碧意，我禁不住沉思，回想起去年整整一個冬天，瑟瑟飛揚的落葉，那枯槁的容顏，好不淒然；再細推過前年夏日，一截一截斜插在沙泥中的竹節，孤單沉悶，焦急的我，常常伸頭探看，期待那新露生機的景像；倏爾竟是新筍成蔭，翠傘蔽空的繁茂，日月遞轉，四時交替，彷彿有一種不可言詮的禪律，深深扣住了我的心弦。

想來天地間的訊息，早有律定，絲毫不容動搖，陰晴風雨。盈缺消長無由代換，這對於自擬為園丁的我，是有著極深遠的啓示，越是覺得對生命的培植、藩育、雕琢、剪裁，是一件艱忍的修持，越是欣羨那自然化育，無為成長的生機。不是嗎？一過立春，就是驚蟄時節，幾番春雨，待至東風乍起，不用催促，總是點點碧綠，花開如錦；到處是欣欣向榮，朝氣蓬勃的氣象，於是，面對著佳木茏籠，豐草綠緝的美景，你如何不贊嘆自然的偉大？而所謂的春風化雨又是何等悠遠永恆的追尋哪！

成長時的每一個春天，都是在校園中渡過的，從六歲之後，每一個腳印踏在春天校園的泥路上，碎石徑、紅磚道，堆堆疊疊，也有幾千里長吧！從光著腳到穿著塑膠鞋到穿著布鞋到穿著平底學生鞋，爾後是丁丁鏗鏗的高跟鞋敲響了春天的早晨。也有平坦，也有崎嶇，有時是明媚的晴天，有時是雨中的泥濘，暮春時節還難免遇上一場突襲的寒流，但多的是滿園桃李芬芳，春風處處。

也有春風不到的地方嗎？

孩提的我，常常會胡亂猜想，到處奔跑。一到春天，那山村破陋的小學，茅草遮蓋，竹籬編圍的教室，總是關不住我們，總有許多理由讓我們放假、遲到、逃學；譬如說今天家裡插秧，要幫忙推苗船，譬如說園圃中的雜草長得太旺了，要有人去拔草；譬如說媽媽上山採割竹筍，要背弟弟妹妹啦；而更多的時候，紛飛的蜂蝶，忙累了我們的小手，遍開的野花，迷亂了我們的雙眼；廿幾個學生，每天總是空下了七八個位子！讓剛畢業的老師急壞了，於是年輕的女老師跑斷了穿鞋的腿，和一個身手矯健，赤著腳的小毛頭捉迷藏，今天到這家，明天到那家，說破了嘴：

「讓孩子來上學，不要荒廢了功課」是詢問也是請求。

「甬讀冊，荷伊去看牛」似乎是同樣的答案。

然後，有的孩子在溪邊抓回來，春水活活，游魚正長呢！

有些孩子在叢林中被喊回來，成串的野草葦，鮮紅欲滴，像瓔珞一樣的誘人！

春在滿山滿谷，連那夾在幽暗的石頭隙縫中的一株野草，也掙扎地蜿蜒向上，要捉住那暖暖的陽光。

當老師暖暖的手牽起我的時候，我正守在空曠的芋麻園。凝視著芋麻白色的花蕊，等待那第十二隻蜜蜂鑽進花房，只要伺機一動，乘其不備，用手一按，抓緊花瓣，又有一隻蜂落在我的「銅罐」裏。

這以後，是蜜蜂飛了，草葦掉了，魚跑了，我們一個一個抓回教室，坐在東破一個洞、西斷一隻腿的椅子上，用沒有香味的鉛筆，沒有彩色的簿本，沒有圖案的書，寫字、讀書。春天也許遠遠地在桃樹間喊我們，但女老師的花裙子更像漂亮的花園；書本的紙張那樣粗糙泛黃，卻是無數個美麗的春天記載著：

「桃花紅，李花白，飛來許多小蜜蜂，嗡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一天到晚勤工作」

這樣的課文，明明是黑色的鉛字印在白色的紙面上，然而廿多年後的今天，在夢中，在記憶，在眼中，在心裏，無論怎樣想，都是一幅色彩繽紛，耀耀動人的畫面。

六年的小學生涯，就像那河堤的野草，樸實笨拙的，卻是生生不息，無限的希望，在拓展：等待春來採桑養蠶，彎弓射鳥；再盼望著學校兩旁菜園中垂實累累，只等放學後，一溜煙上樹，酸的李子、澀的桃子，還有未熟的「樣仔青」居然都會變成甜的零嘴；也等待和風麗日時，把全校唯一的殘廢風琴搬到榕樹下，唱唱跳跳，等待……一串串的等待中，茅草屋被八七水災流失了，蓋了瓦屋，一二八地震震壞瓦房，紅磚的二層樓變成新的期望……雖然老是風災地難的來襲，老是「搬家流浪」，日子卻是越變越好。

是老師無私的愛心給了我們不斷向上的希望，在寂靜荒涼的山村，他們把生命中最亮麗的顏色繪在我們空白的畫布上；其實我們是粗鹵的、無知的、野性的，卻由於讀書識字，懂得做人道理，習獲德性智慧，變得文雅自信。雖然離開校園後，誰也沒有成為棟樑之材，只是平凡的走入田野成為農夫農婦，上山砍材伐木，成為漁樵技工，或者到工廠，或者更幸運的再到校園中！但是我們深深記得，春天曾帶給我們那樣可愛的童年，活潑快樂的生活。春風不只吹拂著高大的森林，卻從來沒有忘記喚醒蟄伏泥土中的弱草。

比起那天真未鑿，率性自然的啓蒙時代，初中三年的歲月就精緻柔美得像一首詩，是春來時的小河淌水、清脆明亮。

恰巧，學校就位在沿河路，對岸是垂楊街；沿河看垂楊，一路輕歌，柔條千縷；春來時，一片郁郁菁菁。工業污染未侵襲到淳樸的山城時，河溝裏時飄著紫色的水蓮花，兩岸是楊柳依依；清晨、黃昏，一群群白衣黑裙的少女打從這兒經過，那也是江南時節，款款細語、低低嬌笑，這樣的日子怎能不美呢？對著如詩如畫如歌的景緻，怎能不發幽思呢？

女中的教育是自由而開放的，從校長慈藹的臉容到訓導主任壯碩的雙臂（我們那時竟稱她為航空母艦）到教官響亮的口哨，以致於到導師甜甜的歌聲，無不密密地圍繞著這溫暖的庭園，讓我們無拘無束的伸展那嫩芽，那不按牌理乍出的枝桠。

每天六節課，早上四堂，下午二堂，從二點到四點（這恐怕是當前學校沒有的數字）課的內容是花樣百出，要默讀背誦，也要製作圓規地圖，要上實驗室，也要去美術館，從莫札特到貝多芬，從維納斯到蒙娜麗莎，從烹飪綉花，到撲通一聲、停止呼吸，打水游泳；樣樣都學，琴棋詩畫，德智體群美，這是我接受教育過程中最完整與最健全的三年教育，真叫人終生難忘。

最難以忘懷的是我們躺臥在教室門前的草坪上，看天上的雲彩，數著忍冬樹上驚起的雲雀。初級部的教室是一棟棟日本式的建築，連接著一個年級一個年級，一科教室和另一科教室之間，是一弄一弄的迴廊、廊畔是如茵的綠地和花塢，環抱著一排一排教室的是參天的古木、榕樹、茄冬、阿力古柏；春曉時，那真是好鳥亂鳴，百花齊放，在芬芳四溢的空氣中上課，多麼賞心悅目。

許是春光爛漫，淡淡的三月天，我們爭著拿起博物課本，對照那飛燕草、大理菊、長春花、蔥蘭……的根、莖、雄蕊、雌蕊……爭辯著是單瓣還是複瓣，是月橘還是叫七里香，虞美人和罌粟花一樣不一樣？年少無塵的心境裏只有繁花如夢。

那時候的我，很喜歡搭最早的班車去學校，趁校園清靜無人時，穿過晨霧、繞過音樂館、逕回美術館，彎到圖書館後的小阿里山上，摘一朵帶著露水的杜鵑，偷偷地放在辦公室國文老師的桌子上，然後設想他斯斯文文賞花的姿態。

摘了一季杜鵑，滿懷憧憬，卻也怕老師上課時有意無意的問，或者說一番不可偷採花木的大道理，那可是我

的小秘密啊！只是老師到底不知道是誰送花給他呢？

今年春節，我在娘家整理近廿年來的信札，赫然發現幾封老師的信，信中是對我讀師專時的鼓勵和安慰，也有對一些問題的解惑傳道，那工整的顏體字，使我想起當年上課時，他一筆一劃，中規中矩抄了一個黑板的作者、題解、註釋和大意：我們老嫌他慢，而他卻從無疏快了一筆，那字總是晶瑩剔透，就像這些舊信上的墨跡，依然在泛黃的宣紙上，黑得發亮，我重讀著那臨別贈言的第一封信，信上幾個字，是這樣清晰：

「春華雖美，期於秋實」

驀地，我憶起胡適的詩句：

「開的花還不多；

且把這一樹嫩黃的新葉

當作花看吧。」

頓然之間，我莞爾會心，老師看花時的心情一定是這樣的。

一樹新綠原是清新可喜，到了傷春悲秋的年齡，卻是為賦新詞強說愁，只嫌綠肥紅瘦，春在怕愁多，春去憐歡少，一任花開花謝！

師專一年級，那年冬天特別長，直到暮春三月，猶是淫雨霏霏，灰暗陰霾的天氣，沉悶的芳菲時節，被不斷來襲的寒流冰凍了，料峭春寒，我的心是小小的一座寂寞的城。

父親病倒了，家計無著；而我面對著選擇師專的無奈，漫長的五年以及種種服務的限制，使我對大學的夢幻滅，加上未曾離家遠住，思鄉愁苦，以及強烈的叛逆個性。心中真是背負太多憂傷，累積下來，我關閉自我，拒絕他人，怨恨人間種種不平，那憤世嫉俗的情緒直線上漲，成績單上的數字也逐次下降，殷紅的赤字像沸騰的血一樣跳動；如果心裡學說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有所謂「狂飆期」是對的，那時的我已然踏入狂風暴雨之中！

是導師溫煦若三月春暉的關愛，穿越了雲層，掃除了陰霾，照亮了我幽暗的心靈，在週記，在言語，在暗地裏安排同學們的照顧中，一次又一次地滌清了那塵俗灰垢，我永遠記得和老師在學校的「惠風園」中的談話，老師說：「一朵花成就不了春天、春天，是由萬紫千紅妝點而成的」，而作文簿上那一句眉批更成為我努力的座右銘：

「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困窮而改節。」

這樣一段歷程改變了我的人生觀，從此，我不再是一個只會在春來拾花瓣，輕輕夾在詩書中的女孩，也不只在柳絮紛飛中惆悵的少年，走出了校園的春天！有更遠更寬闊的森林、高山、綠野平疇，春天有更豪邁的世界和景象，常常，我們在不經意之間拾掇了一瓣落花，而卻以為擁有了整個春天，忘了去欣賞春天的全部。

師專五年，每一個春天，我爬上了圖書館的高樓，知識的花海，浩瀚美麗，深遠動人，多少奇葩碩果等待我

們去採擷；聖賢的德性智慧是生生不息的大地，讓我們在遼闊的宇宙中，得以安置我們渺小的身軀，有可以立足之處，也可以抬頭仰望湛藍的天空，學習再學習——在浩浩的歷史長河之中，我們的生命也許渺如一粟，然而面對著人性的尊嚴，我們可以學習得像聖賢一樣偉大，我忽然懂得邁開步伐，去尋找屬於自己生命中的春天了，如果我們也是一棵植物，為什麼一定要成為老是在接受園丁灌溉修剪的花木？要做一株溫室的花朵，而不能夠紮穩我們的根，向下去吸收更多的養分；不能再拓展我們的枝葉，去承載更大的風雨，接受更多的陽光呢？

是這樣一種學習的信念，使我不斷向春天追尋，在服務期滿後去實現大學的夢，在春風化雨的期許中，又有機會讓我再當一名研究生，同時做為一個園丁和苗樹，讓我更體會到貽蕩的春風和欣然的時雨，那與天地共參的玄機與奇偉！

又是一個校園的春天，這個從沙礫中建立起來的學校，才只有六年，宏偉的建築和充實的設備已依照當初設計的藍圖，一一地完成，而在一片荒野之中，經過了細心的照顧與構思，校園中竟也是花木扶疏，碧水漾漾，楊柳青青！隔著玻璃窗向外一看，校園中的陽光更加燦爛！

「老師，來跟我們合照。」

今年夏天就要畢業的學生，正興高采烈的擺出各種動作，要用最美最快樂的姿勢把校園的春天留住。我懷著喜悅的心，走出教室，和他們一同在春風裡。

明天，我還想吩咐他們穿出今年新裁的春服，沐浴在暖陽中，歌唱在亭台奇石間，舞在桃樹林中，吟咏著這永恆的天地，將春天的校園凝聚在心靈的底片中。



林琦妙
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生
台灣省雲林縣人
政治大學中文系肄業

覓著的覓不著

散文佳作 林琦妙

用蠟筆的稚拙樸重捕捉著那薄得透明，精緻得蟬翼樣纖細，顏色卻又全然淳濃的玫瑰，她實在一點也無法把握效果會是如何。但，癡是如許執著地要她留下那玫瑰的姿影。

從擺上書桌的那一刻起，她就開始凝視了呀！那兩莖玫瑰。

長頸，一無雕飾，霧朦朦的毛玻璃吹成修細渾圓的花瓶裡，孕育吐放出它們。相差一朵花高度地倚偎著，倚偎得那樣無懈可擊。一莖各一片葉。一朵是撲了霧白的淡粉紅，一朵是深濃醉人的胭脂色。

從攤放滿桌的功課裡抬起眼，她對那兩莖玫瑰的凝望是仰視的。

起初，那只是兩個小小的蓓蕾，形狀像往下掉落的水珠。顏色各自不同。但同樣都只是恰恰初染上，似有若無，需要用眸光細細去撫觸才能捕捉到的淡粉紅和淡胭脂。但，眸光一經撫觸過，便禁不住常要去流連了。

小小的水珠，然後，是小小的酒杯，那玫瑰在潔白的大書桌上一日日幻化。她對它們的凝望是仰視的。

生日的時候，同學捧來它們，附了一張卡片說：「兩朵就夠了，不必多。一朵是你，一朵是他的他。願妳覓著。」

※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是陌生的，但又談得那樣暢快。

※

※

※

一個告訴她：「夏濟安日記」某某的，但可以看到一個人如何在自己的平凡與軟弱中掙扎；考試考砸了，作業作不出來會弄輛摩托車出去飛車；不相信「學不躐等」，一咬牙就選了好幾門研究所課程的大三男孩。喜、怒

、愁、煩那樣鏗鏘然而理直氣壯。讓她鏗鏘然的也暢於記錄所見所感，連細細閃閃荒謬的想像，連上了一堂很生氣的課的憤怒，都理直氣壯的寫下來寄給他。

三月，他寫道：嘿！妳覺得妳該不該出現了，這兒的杜鵑花們都開始開了……

那時，她才剛過完大一。「中國新詩賞析」只跟著老師看過其中幾家；古詩選只進到唐朝的王絕；不懂什麼叫標題音樂；沒讀過「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沒想到文化斷層的問題；自繪自題的聖誕卡只小學勞作課描過；拍實驗電影只是聽說。那剛過完大一的她，才恰恰在人潮洶洶的校園裡找到自己的步伐。大學的色彩是她尚未觸及的想像，而那些想像裡的色彩完全是他的內容，甚至更要絢爛。

帶著渺茫的期待和著悲哀，她出現了，一個還在孕育的蛹，或甚至只是還未成蛹的毛蟲。在那樣的三月，那樣淡寒的初春，爛漫的杜鵑花城裡，她只記住了這樣的句子：別來得太早或太遲，請來看我最美麗的丰采。

※

※

※

※

仙人掌是不需要水的，幾乎完全不需要。即使在焦黑冒煙的酷夏。

路過公館的時候她一眼瞧見：大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兜滿的白磁花鉢，一粒一粒的沙埋著綠綠的仙人掌。鬱綠的頂上托著豔桃紅、硬的、卻閃耀著絲綢亮光的仙人掌花。美麗、搶眼卻不真實的美麗，頂適合夏季的。她買了一鉢，以可以買一本厚書的代價。

用拇指和食指就可以兜滿的一鉢仙人掌，擺在那兒都相宜。可以凝然想像沙漠裡水的飢渴，可以為沙漠的酷夏捎來一丁點綠色的清涼，且托著美麗。

室友也都喜歡，也都來和那仙人掌凝對。一個突然說：妳只買這一鉢啊！怎麼沒想到也送妳那朋友一株小仙人掌？

是啊！給愛踢足球的他一株，不需要澆水、不怕打翻，卻能渡送清涼與美麗的仙人掌。或者她也想過。但，一本書的代價，她決定應該還是為自己真正買一本書才好。

※

※

※

※

山城是沒有豐收的秋天的。或者，也只能從坡陵上的管花去稍稍辨認。但等管花漫白了山城的頭，無邊無涯的雨也來了，還有冷。又濕又冷，渾沌陰暗裡不知陽光和希望為何物。

有個男孩為她寄來一包種子。黑黑細細的種子，攤在掌中呼一口氣就會飛散無踪的滿天星。他說：搖曳輕盈的滿天星像不像一天燦然的美夢？這一朵朵的夢不只燦白如星，經過改良還都暈著心紅的色彩。願在陰霾裡，這種子的奇妙幻化，能為妳的日日移走帶來生意。

暈著心紅的滿天星，長成後會是一天的美夢。她在細小可隨風的種子上蓋一層薄土，晨晨澆灌。但，他給的滿天星或者太嬌貴了，或者不適山城的氛圍土壤。柔綠的芽兒冒出薄土，抽一兩片葉後竟然消美

無踪了。

失望還未褪盡的一天早晨，欣喜地在花鉢裡又見到綴了星星綠意。觀望裡綠意抽長成葉。一葉、兩葉之後竟然又消隱成塵。如此幾批綠色的希望湧出，暫佇，離去，那黃土終究回歸一片寂然。

※

※

※

※

她答應他來看她。

站在燈光穿梭、閃爍如織的中華路天橋上看星星。她敘述起這燈海如星的地球，再過三十年，或許夜來萬千人家的燈火，都將回復熒然如豆的油燈或蠟燭。因為能源耗竭了，生態也被破壞殆盡，春天有朝一日會寂靜無聲。睜著恍然的一雙眼，他說：噢！很抱歉，我從來不知道有這些問題。

那雙恍然的眼也不在她端詳良久的美術館雕塑上多有停留。但，如果高速公路上的時速是90公里，他要為她奔馳五個小時。在入春後，依然捲天撲地的濃冽寒流裡，想不到在那陌生的城市裡是否有一處足堪落腳，想到的，只是她。

而，為了他，催逼在眉睫的論文，檔期森然的功課和書，嚴嚴謹謹的她全都靠邊站了。

見面的時候，他遞過來一個大大的報紙捲。揉壓了角的報紙捲裡是什麼呢？她遲艾地接過來，看一眼，尷尬地趕緊垂拿著。望望他，又捧到面前來——一束玫瑰花啊！一束報紙捲包的玫瑰。三、五朵，垂頭喪氣，粉嫩的辦梢，那像蟬翼樣的盈盈凌凌已經是黑癢癢重了。

「沒辦法呵！」他漾著期艾的淺笑解釋：「清早拿剪刀在窗前的花園剪的。跟著去上課，上完課再帶到這兒……。」

一束玫瑰呵！一束玫瑰……。